河州花儿
临夏州融媒体中心 主办
民族日报

花儿的文学运用

——作家笔下的花儿

●徐兆寿

在西部,花儿有三层含义,一是大地上、山坡上的花儿,各种各样的花儿,那些黄土高原上的生命;二是如花儿一般美丽的女性;三是起源于古称河州的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广泛流行于我国西部汉、回、藏、东乡、保安、土、撒拉等民族的民歌,被誉为大西北之魂。花儿与信天游,是不同天空下生长的姊妹。它们都生长于西部的土地,开放于西部人的心上。

花儿王朱仲禄说:花儿一词,既指女性,也指歌种,“少年”一词既指男性,也指歌种,其中并没有严格的限定,无论将这种民歌称花儿还是叫“少年”,大家都知道它的所指。

一、花儿的文学运用

雪漠在长篇小说《白虎关》中通过莹儿道出了他对花儿的看法:“一曲曲回肠荡气的花儿,勾起了一次次刻骨铭心的记忆。那唱音,有种动人心旌的魅力。那是带泪的倾诉,含笑的哭泣,顿悟时的超然,惨痛后的微笑。唱不了几首,莹儿眼里便溢满了泪。用不阐解释,月儿也能感受到莹儿心里的那份真情。这便是花儿的魅力。它仿佛是一只神奇的手,从心里抓出那份生命的感觉,全部放到了听者的心中,勾起她灵魂的共振……”接着,作家举了一首花儿,而这首花儿唱的便是唱花儿人的心境。

绳子拿来背绑下,
柱子根儿里跪下。
刀子拿来头割下,
不死是这么个做法。
……

作家进一步描写人们在唱这些花儿时的感受。他认为,唱这类花儿时,莹儿便成了世上最坚强的人。“那份执著,那份坚强,那份为爱情宁死不屈的坚韧,仿佛不是从那柔弱的身子里发出的,而是来自天国。”月儿被深深地感动了。她读过许多小说,小说里有许多坚强的人,他们说过许多坚强的话,但给她灵魂的震撼,远没花儿强烈。“浑身打下的青疙瘩,不死老这么做里。手拿铡刀取我的头,血身子陪你者过里。”这仿佛已不是爱情了,已成为信仰,成为人生唯一的慰藉。“这就是花儿,是西部独有的歌,是灵魂的诗,是贫瘠的人生中繁衍绿色抵御风沙的芨芨草。”

在《白虎关》中,雪漠是有意要用花儿来叙事、抒情、状物。从某种意义上说,花儿成了这部小说真正的主人公。任何时候,任何想法,都可用花儿来表达。小说中猛子去见秀儿,秀儿问他:“没跟你嫂子学花儿吗?那首花儿咋唱来?‘心肝妹妹别嫌我的尕,裹上些布来缠上些麻’。”猛子便笑道:“你尽想这些。怪,这花儿里啥都有,你有啥心,就有啥花儿。”也因为如此,雪漠索性用花儿来为其小说的三十六章命名。他说:“花儿能说出我想说而说不出的话。苦难意识在民歌花儿中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无论其曲调,还是内容,都有种撕心裂肺般的痛楚。”

与路遥对信天游的感受一样,雪漠从小就生活在漫花儿的背景中,对花儿的体验就像那里的“沙窝窝”和空气一样。凉州有几种民歌,一种是贤孝,一种是花儿。贤孝往往因为是一个长篇故事,所以不能随时随地来唱,但花儿不一样。雪漠的家乡既与沙漠靠近。雪漠后来据说“云游”整个凉州大地,曾住在天梯山附近很长一段时间,那里,便是凉州宝卷和花儿的保护地,也是掏金矿的地方。《白虎关》里的很多人和事既是他家乡的,又是天梯山上的。最关键的是,雪漠爱唱花儿。甘肃作协每有什么聚会,雪漠总是要用浓厚的凉州话唱一段花儿。后来,据说雪漠到任何一个聚会中,只要有机会,他总是以花儿示人,也让人从花儿来认识、记住他。可见,花儿与他是同为一体的。

雪漠与路遥不同的是,路遥后来上了大学,又在西安生活,所以,在路遥的作品中,信天游只是他青年和青年之前生活中的一种表现,之后便成了另一种歌唱。但雪漠不一样,他的青年时期基本上也是在乡村生活。后来尽管进了凉州城,但凉州城是一座农业城市,他的生活仍然没有多少大的变化。他仍然是一位生活在都市里的“乡下人”。这可以从他的作品里看到。但这恰恰是他的“财富”。在他的小说里,几乎看不到都市生活,和西方理性小说所带来的影响。有的是原生态的沙漠边缘上的乡野生活。他用乡野语言来叙述,用乡村人的思维去探讨一切。他所描述的乡村风貌也是原生态风貌。而这一切,都与土生土长的花儿长天一色,心意相通。

在《白虎关》中,有两个人经常唱花儿,一个是莹儿,一个是月儿。月儿是跟着莹儿学的。当莹儿给月儿讲了花儿的种类和格律,并与月儿进行交流后发现,月儿学花儿是为了“用”,而自己唱花儿是因为“爱”。这是最本质的区别。她认为,只要有“爱”,花儿就自然流出口了。月儿把莹儿知道的花儿都学会了,但欠的是火候和不可缺少的那份质朴。作家在小说中评论道:“有了这质朴的心,才能唱出花儿应有的原汤原汁,任何矫情都会叫花儿变味。变了味的花儿,也许叫歌儿。或者,称啥也成,但不是花儿。”那火候大概就是“不要命”的“撕心裂肺”,而那质朴便是大地般的真诚、纯朴、直率,那份真性情。

在小说中,无论是月儿、莹儿、兰兰,还是其他的主人公,似乎都有一种豁出命来活着的感觉。这也正是花儿的性格。所以,雪漠、花儿、大漠、白虎关、月儿、莹儿、兰兰、秀儿、猛子……他们几乎都是同一个地方的人,喝同一口井里的水,吃同一种粮食长大的,雪漠深深地理解他们,用不着去着意刻画他们,只需要把他所看到的人物平静地叙述出来就可以了。那也就是千百年来花儿里唱的主人公。

但真正把这种豁出命来的活法升至美学高度的是红柯的《西去的骑手》。这是一部赞美的诗篇,而且是一部壮美的英雄诗篇。它是悲剧,让人悲伤,但却不悲哀。充满了欢乐和浪漫。它多少属于知识分子写作。在这部诗篇中,一句优美、壮阔的诗句从头至尾在回旋往复:“当古老的大海朝我们迸溅涌动时,我采撷了爱慕的露珠。”只有真正的诗人(绝不是民间无名诗人)才能有这样的优美。因此,这部作品对花儿的理解也就显得崇高、壮美、纯粹……它已脱离了那种原生态民歌的况味,将这种原生态的民歌提升为一种民族史诗的神学高度。

在《西去的骑手》中,作者也用了与雪漠同样的一首花儿:

花儿本是心上的花儿,
不唱了由不得个家(自己);
刀刀儿拿来头割下,
不死还这个唱法。

也许在雪漠的小说里,我们还对这样一种唱词捉摸不定,但在这里,我们便似乎突然找到了它的历史。

(未完待续)

花儿蕴含的多民族文化基因及价值

●董克义

花儿演唱

花儿会场

漫花儿

临夏融媒记者 王青青 摄

(接2025年12月22日3版)

花儿的语言保留有多民族的母语,反映了民族语言的交流融合。传统的河州型花儿都是用河州汉语方言演唱的。演唱河州型花儿的民族有汉、回、东乡、保安、撒拉、土、藏、蒙古、裕固等民族,但演唱是都用汉语方言演唱,这是花儿演唱上的重要特点和奇特现象。这种现象正是由于历代中原王朝对这一地区实行的统治和开拓疆土的战争,不同民族的东迁、西迁,中原、南方的移民,各民族的杂居、融合,这里农业文化与牧业文化、中原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交融的结果,正如郝苏民先生所言:“阿尔泰语系各语族、各语种的民众和汉藏语系部分语族民众以及他们各自的文化在这里的大交流、大融合,最终形成了以阿尔泰语系各语言特征为底层、并裸露十分明显地与河湟地区汉语言所融合的一种特色鲜明的语言,而这种汉语正是花儿这一多族民众在共同生态环境下铸造、打磨的口承民俗——花儿的载体。”。

河州汉语方言也就是河州话,是花儿的母体,花儿中存留有许多古汉语遗存和各民族交流融合的语言痕迹。

首先,花儿中存留有许多古汉语遗存,许多古汉语词汇在今天的河州汉语方言中广泛存在和运用。如:

盘缠:旅费。元代关汉卿的代表作《窦娥冤》中,有一段窦天章与蔡婆婆的对话(蔡):“你本利少我四十两银子,兀的是借钱的文书,还了你,再与你十两银子做盘缠。……”(窦):“多谢了,婆婆,先少你许多银子,都不要我还了,今又送我盘缠,此恩异日必当重报,”花儿中有“哭下的眼泪(啦)调成面,给阿哥烙下的盘缠”等。

白雨:暴雨或冰雹。唐代李白《宿缎湖》诗中“白雨映寒山,森森拟锰竹”,宋苏轼《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诗中有“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之句。花儿中有“黄啦啦云彩大点子雨,庄稼哈白雨们打了。”

河州汉语方言中广泛存在古汉语词汇,还如撺掇、孤拐、跷、熬煎、荤腥、抽替、裹肚、乡老、头面、背花、顶缸、打尖、联手、汗褟等,这些都在花儿中大量存在和运用。

其次,河州话的语序、节奏和音调对花儿歌词的结构、节奏和音调有着深刻影响。“河州话的语序与普通话的语序有显著的不同。普通话的语序是:主语——谓语—宾语和动词——受事的词序排列。河州话的词序是:宾语在前,主谓语在后,宾语与主谓语实词之间,有一个虚词连结,并将否定词和数量词后移,使名词和动词的位置互换,形成复合句尾。河州话的这种词序排列方式是对普通话的词序排列方式的颠倒,所以一般人说起河州话,认为那是‘倒装话’。”对此,著名花儿学家张亚雄指出:“河州话倒装句的语系,打破中国语原有的固定顺序。河州话的造句,宾词在动词的前面,而且主词往往被省略。”比如:

普通话:你吃饭来!
河州话:饭哈吃来!
普通话:开门来!
河州话:门哈开来!
普通话:我想你了!
河州话:你哈想了!

这种语序在花儿歌词中的运用很常见,如:

“清茶哈不喝了奶茶哈喝,渴死了凉水哈蚕喝;晌午哈不吃者也中哩,后晌哈吃个的要哩”等。

据郭正清先生考察与研究,河州话的这种不同于普通话的语言实词和语言虚词的排列形式,在河州花儿中表现出来,形成鲜明特色。他认为:一是河州花儿句子中三字一顿占主要地位,这与河州方言的语词结构有关。二是花儿中的单双句差异结构,即一、三句单字结尾,二四句双字结尾的构句形式,也源于河州方言的语序和语法形式。三是花儿中一、三句长,四顿十个字;二、四句短,三顿八个字的句式特点来自于河州方言问句长而上扬,答句短而下行的特点。这应该是符合花儿语言实际的。

其三,花儿语言中遗存有大量的羌、藏语言。羌族、藏族是河州地区最古老的民族,在历史发展中,虽然由于种种原因经历了多民族的迁徙与融合,但对河州话的形成影响很大,当然,这也必然影响到这个地方最主要的地域文化——花儿。比如:

唐述:古羌语,鬼窟之意,炳灵寺唐述窟之名来源于此。

允吾:古羌语,西汉时设允吾县,治所在青海民和县。

擦瓦:藏语“青稞酒。有花儿:“青稞啦煮下的尕擦瓦酒,尕盅子太蚕叫满的。”

夹磨:藏语“吉姆”的转音词,商量之意。河州方言中的常用词汇。有花儿“娘家人不成是蚕着急,好好地夹磨的要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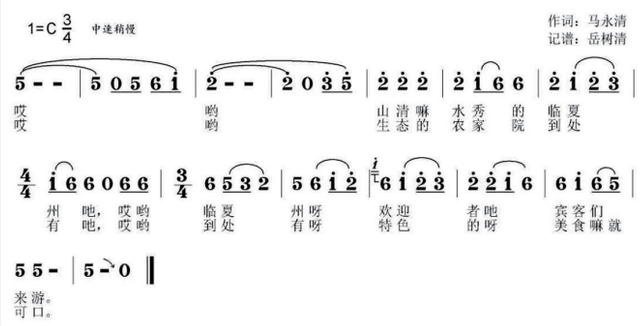
不仅河州话与花儿中有大量的羌、藏语汇,而且河州话的语序排列形式,也受其重要影响。“河州话的语序排列形式,与古羌族,今藏族的语序排列方式是一样的,河州话是在羌语——藏语占主导的语言环境中形成的一种按照羌语——藏语的音调、语序讲汉语的特殊的语种。”

(未完待续)

花儿曲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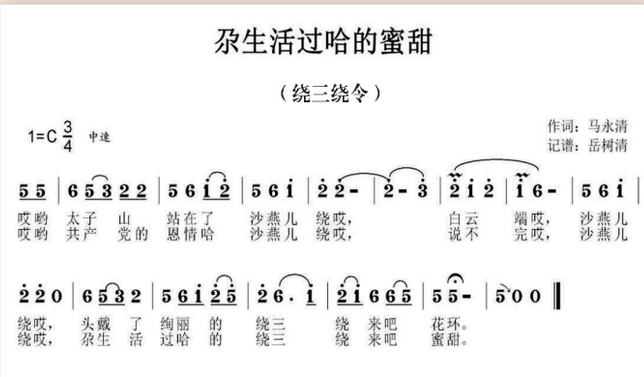
山清水秀的临夏州

(河州三令)



尕生活过哈的蜜甜

(绕三绕令)



花儿新编

◇林进喜

唱两会

三九四九的冻破天,
会场的气氛实在是暖;
各县的代表们共商谈,
酝酿着美好的明天。

鲜花港的玫瑰开哈的艳,
全凭了花农流热汗;
临夏的经济们大发展,
全靠了民族团结的新局面。

清粼粼的河水蓝盈盈的天,
蓝天下是我们的家园;
聚焦发展者实打实的干,
富民的政策交上了新答卷。

大夏河水流淌者浪波欢,
河鸥们落在了岸边;
想吃哈豆面的尕搅团,
离不开临夏的折桥湾。

唱给摄影人(三闪令)

数码的相机双手里端上,
焦距哈对上,
光圈哈调上,
练手哈约上,
瞅准个机会了快门哈按上,
拍了个美当,
心里嘛高兴者像蜜哈吃上。

视频哈抖音的都发上,
语音哈配上,
山川哈夸上,
人间哈赞上,
人气哈搞活了钱挣上,
干劲哈鼓上,
文旅啦融合是景色们就漂亮!

刺玫花开

青石头尕磨呜噜噜转,
磨哈的麦仁们真香甜;
吃上一碗热粥了盼过年,
祝愿大家万事全。

刺玫花开花者花儿们黄,
一线的民警们实在是忙;
节日假日的都在岗,
风里雨里的不怕忙。

花椒树上的叶子儿麻,
沙子地里种西瓜;
南方里挣钱者北方里花,
庄子里到哈是人人夸。

塬上的姑娘们进城来,
城里的商场们浪来;
漂亮的衣服哈挑个来,
再挑个称心的手机来。

近日,我州花儿歌手王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参加二〇二六新春嘉年华春节晚会录制,演唱花儿《阿哥的白牡丹》。 兰迪 摄